

来自“雷锋电影剧本创作研讨会”上的声音—— 塑造与新时代相呼应的雷锋形象

本报记者 赵乃林 文并摄

核心提示

讲好中国故事,关键是什么人的故事,弘扬什么人的精神。要讲好中国故事,还要看怎样讲,这属于艺术表达问题。为更好地传承雷锋精神,由北方联合影视集团有限公司、求是影视中心主办的“雷锋电影剧本创作研讨会”日前在北京召开。研讨会围绕新时代雷锋精神的弘扬与传承、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中国故事与国际表达相结合等内容进行了研讨,20多名文艺评论界、影视传媒界知名专家参与研讨。他们认为,电影对文化生活的影响无处不在,以电影的方式呈现具有时代影响力的雷锋,最适合我们新时代的传播方式。电影人应做好新时代的代言人,讲好中国故事。



“雷锋电影剧本创作研讨会”现场。

扣住“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打通雷锋精神和时代精神的内在联系

中国文联原副主席、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名誉主席李准认为,在全党正在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之际,召开雷锋题材电影剧本创作研讨会非常有意义,因为雷锋就是践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典范,雷锋精神就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生动写照。

英模题材影视创作曾产生过很多好作品,雷锋、焦裕禄、孔繁森、杨善洲等英模都曾被搬上银幕,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反响。这些英模人物能塑造成功,关键是作品创作抓住了

他们内在的精神动力。雷锋没有豪言壮语,但他用一点一滴的行动,抓住每一个机会为人民服务、报答社会。可以说,他这样做的精神动力就是“不忘初心”。当年电影《雷锋》上映时,李准刚刚大学毕业,他记得影片放映时电影院里哭声一片。现在,拍摄新时代的雷锋电影,属于再创作,如何抓住观众的心,确实需要在创作上上下一番功夫。李准建议,深入挖掘雷锋精神涵盖的实际内容,从中找出几个精神原点,再与当下社会的热点、关注点连在一起,

打通雷锋精神和时代精神的内在联系,寻找切入视角,塑造出与新时代相呼应、相匹配的雷锋形象。

在电影表演艺术家田华看来,雷锋是一个不老的话题,今天我们再度筹拍雷锋电影,就是要在新时代面向公众搭建一个学雷锋的新平台。田华认为,我们的民族不乏自己的英雄,正是因为历史上的英雄人物深入人心,他们的精神才成为民族基因的一部分。我们今天拍雷锋电影,就是要塑造经典的雷锋形象,传承永恒的雷锋精神。

现在拍摄雷锋电影应该遵循什么?田华认为,第一,要紧紧围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这个主题。一个人不能忘记自己走过的路,一个民族不能忘记自己的历史,雷锋精神已经成为红色基因融入我们民族的血脉。雷锋身上所具有的对党、对祖国、对人民的无私的爱永不过时。第二,要充分地展现新时代的精神特质。新时代拍雷锋应该怎么拍?就应该在传承雷锋精神的基础上把当下社会所形成的新雷锋思想纳入其中。

英模电影与当下观众 如何实现一个有效的对话

在中国文联电影艺术中心主任、中国电影评论协会秘书长饶曙光看来,近期银幕英模题材电影很多,人物要立住,首先在创作层面需要思考如何将社会热点现象、痛点现象有效地勾连起来,让人物在矛盾冲突的复杂现象中有效地呈现出来,而不是把英模人物简单地塑造成先进人物。其次,电影也可以简单化,所谓简单化就是接地气,或者说直接深入基

层百姓生活,让观众易于接受。电影观众越来越年轻化,这些年轻观众最大的特点就是特别排斥概念化的表达,反对空洞化、讲套话。如何让电影塑造的英模人物跟当下的年轻观众实现有效的对话是急需解决的问题。

在电影创作中,个人的动机和社会的动机能不能找到统一的地方也是饶曙光思考的问题。他认为,从心理学角度来

讲,个人的动机跟社会的动机是可以统一的,英模人物的形象塑造还是要找到更多的个人化动机,雷锋的报恩意识其实是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跟别人不一样的个人化动机,这种动机是可以和观众产生共鸣、实现共情的。观众最初都是挑剔的,电影就是将他们带入情境中,最终形成共情。能够在市场上获得好的传播效应的电影,其实都具有这一共性。

如何解决主旋律电影市场困境问题?饶曙光认为,这个问题不能交给市场。有那么多专项资金可以用来支持这类电影的放映,有那么多具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可以冠名包场放映这些电影,能不能以半公益形式让观众看这些电影,都可以解决主旋律电影市场困境。电影创作依靠想象力,但是传播问题可以通过综合性手段来解决。

“雷锋”是永恒的主题 也是新时代一个急迫的主题

著名编剧、电影评论家赵葆华认为,对于电影创作而言,“雷锋”不仅是永恒的主题,也是当下急迫的主题。电影正处在一个大好时代,在新时代通过电影弘扬雷锋精神正逢其时。目前的很多电影剧本“有人物缺性格”“有故事少情节”,人物形象不够生动饱满,故事的推进缺少逻辑,一个好故事,不仅要能听到“脚步声”,更要能听到“心跳声”,就是说能感受到人物心中细微的情感变化。

赵葆华就此提出,拍摄雷锋题材电影有两大保障,一是题材本身的生命线;二是题材的发展线。首先,生命线就是必须解决好时代与人的关系、时代与雷锋的关系。让今天的年轻观众理解,雷锋为什么做了那么多好事。雷锋是那个时代养育的雷锋,要处理

好养育与报恩的关系,那个时代成就了雷锋,所以要把雷锋电影这样一个主题和时代扣上。现在的电影好看是硬道理,好看一切都是偶然。剑拔弩张、叱咤风云好看,温暖人心、激动人心也同样好看。所以一定要处理好时代与雷锋的关系,让当代青年理解那个时代产生的精神榜样。

其次,题材的发展线就是要做好电影的艺术转换和创新表达。像带病坚持工作、三过家门而不入,在生活中都是感人的事儿,但在电影当中呈现却是老模式,缺少强大的感染力。电影《离开雷锋的日子》很受欢迎,一个重要原因是因有非常好的艺术转换和创新表达。艺术讲究新鲜感,要寻找独特的角度、结构和方向。决不满足于呈现好人好事,要有艺术转换、创新

表达。当下我们拍雷锋电影,就要肩负一个使命,要带领现在的年轻人重新发现、重新感受雷锋,从而继承和弘扬雷锋精神。

在八一电影制片厂原厂长、一级编剧马维干的记忆里,雷锋题材影视作品曾拍过很多,雷锋的故事已经家喻户晓,现在要拍给当下观众看的雷锋电影,就必须认真思考怎样让年轻人接受我们的电影。因此关键是在创作中如何找准雷锋精神和当下观众的契合点。新时代观众对雷锋电影的关注点在哪?如果还是讲好人好事,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会没有新鲜感,所以创作一定要和当代的关注点、热点紧密勾连起来。

在雷锋题材的创作上可以拓宽外延,人物设计可以有三种表达:第一种就是直接写雷锋、写雷锋当时的所作所为;第二种就是写雷锋的战友,包括雷锋班现在的战友,乃至雷锋帮助过的人;第三种表达的主体可以写学雷锋的人,乃至当学雷锋的人。在新时代我们怎么学雷锋,弘扬雷锋精神,影视创作无外乎这三种表达。

马维干提出,雷锋与很多英模人物不同,他的故事更多地体现在他平凡的生活中,如果直接写老人过马路、汇款不留名等内容,写不出新意,现在的雷锋剧本创作一定要找一个很好的角度,有一个很好的故事结构。新时代的雷锋电影,要挖掘雷锋身上那些我们不常见的故事,或者在他的故事中能重新挖掘出我们所要表达的思想内涵。

要创作好雷锋题材的电影 也需要创作者找到自己的初心

中宣部电影剧本规划策划中心主任苏毅认为,雷锋精神是永恒的,这种永恒与时代的前进密不可分,是历久弥新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发展前进需要这种永远为人民的精神动力,同时,雷锋精神也反映了党的初心。要创作好雷锋题材电影也需要创作者找到自己的初心,即以传世之心来创作、讲创作的发心问题,雷锋这个题材就是要以初心写初心,身人、心人、情人。靠近人物、走近人

物,找到雷锋最深沉的情感、最广漠的内心、最炙热的青春,从朴素出发、从朴实入手,拒绝一切浮躁、拒绝无意义的炫技,写出人与时代的辩证关系,在创作上完成一次不忘初心的再出发。

著名编剧、中国电影文学学会副会长黄亚洲感到,创作新时代雷锋题材电影剧本责任重大。现在应该怎么写?他认为,关键是要出新。他归纳说,专家们的观点不尽一致,一种观点是直接写雷锋,但要从新的角度切入,挖掘新的内涵;还

有一种观点是写学雷锋的人,从其身上看到雷锋的影子,领悟到雷锋精神。这两种思路看似不同,但殊途同归,都是在新时代创新的基础上进一步弘扬雷锋精神。

八一电影制片厂原厂长、一级编剧徐耿是在全国学雷锋的那个年代长大的,对他而言,雷锋及其精神是岁月抹不去的烙印。时光流逝,时代变迁,但他感到,雷锋精神已潜移默化地愈加深入人心。当人们对社会现实中种种弊病不满或是吐槽时,已经

站在雷锋的立场上了。如若再有点儿实际行动,那就是践行雷锋精神了。所以在徐耿看来,雷锋离当代人完全是零距离。他认为,拍雷锋题材电影,不管是直接写雷锋,还是写雷锋精神的传承影响,都回避不了一个富于挑战的命题,即必须打通当今观众,特别是青年观众与雷锋的精神通道和情感通道。同时,决不为迎合观众、迎合市场而生拉硬扯、生编硬造,把雷锋精神当作标签,贴到所谓的硬核故事上去,那是把雷锋精神庸俗化。



中国电影文学学会副会长黄亚洲

■ 一剧一评 YIJUYIPING

聚焦时代变迁下的 老龄化问题

——我看话剧《刘真来啦》

张倩

由国家话剧院出品并排演的原创话剧《刘真来啦》目前正在北京参加第五届原创剧目展演。该剧以对生活敏锐的洞察力和对社会问题的关注,聚焦时代变迁下中国步入老龄化社会后带来的系列社会问题。

退休女干部杜太太的儿女长期不在身边,一个农村妇女刘真以保姆身份突然闯入她的生活,照顾她的饮食起居。二人从一开始的矛盾重重,渐渐产生出母女般互相依赖的亲情。二人的世界本是针锋相对、格格不入的,却在颇具喜剧色彩的矛盾中逐渐趋于平和,透露出浓重的温情意蕴,引发观众对于当下社会老龄化以及亲情关系的思考。

对社会不同人群精神困惑的体察

“三个女人一台戏”,该剧可谓将这句俗语所表达的现实场景展现了出来:杜老太太、女儿杜文静、保姆刘真,三个不同年龄、不同性格、不同阶层的女人,各怀心事,碰到一起。杜老太太是典型的退休干部形象,表面上看上去孤僻甚至不近人情,其实代表的是大时代变迁下独居老人在社会角色转变过程中心灵深处的忧虑和归属感的丧失。杜老太太是知识分子,退休前是单位领导,本来以为在退休后可以颐养天年、儿孙绕膝,但子女却没有一个陪伴在其身边。儿女能做得最多只是为她调换一个又一个保姆。杜老太太真正需要的是排解内心深处的焦虑和孤独,从而寻求到社会角色转换后生存的意义和价值。但她发现,在自己与社会脱节的状态下,她寻求不到与当下世界对话的可能,由此,她变得封闭起来。换句话说,她的冥顽不化是一种自我保护,同时也是她与这个世界对峙的方式。

杜文静与母亲的交流是不对等的,甚至是敌对的,她认为母亲的古怪性格来源于“当了一辈子领导,退休后还想以领导自居”的居高临下,同时偏执地认为自己的工作压力、生活理念已经完全不能被母亲理解和接受,甚至认为二人之间已经没有沟通的必要。女儿看待母亲的方式,其实是当今社会对于老年人的一种世俗偏见,他们认为老年人思维模式的守旧是他们逐渐被边缘化的直接原因,而刘真的出现弥补了儿女对母亲表达爱意的缺失,同时打开了杜老太太紧闭的心扉。

刘真是典型的农村妇女形象,她内心深处的诉求和苦闷,同样彰显了现代人对于情感及社会问题的深度理解和思考。刘真的爱是不加修饰的,表达亦是热切诚恳,甚至有些夸张。她与杜老太太是雇佣关系,但她却用自己细致入微的照顾和积极乐观的性格渐渐化解了杜老太太的孤独和焦虑,由此也改变了杜老太太与女儿杜文静的情感处理方式。该剧对三类不同群体精神困惑的体察,反映出在时代变迁下,不同人群对于自我主体的拷问和剖析,引发观众对于现实问题的重新思考,使得该剧在幽默轻松的形式下拥有了持久的感染力。



话剧《刘真来啦》剧照

寓庄于谐的戏剧表达

话剧《刘真来啦》的编剧是辽宁省文化艺术研究院的剧作家李铭。他戏剧中的喜剧性是建立在其对社会风貌以及社会现实问题深度思考的基础上,幽默化地呈现社会问题及人性层面的深层次问题,提取具有典型意义的事件和话题,将整体的喜剧性完全蕴含在人物的舞台语言中,使得剧作在戏谑和夸张中,隐藏着含蓄内敛的戏剧张力。

刘真是一个自带“笑果”的舞台形象,一出场就闹了笑话。而这时的杜太太早已憋足了劲儿想给这个新保姆一个下马威,由此借机嘲笑刘真的“愚蠢”,这也为这部剧中刘真的形象定下了一个“傻”的基调,而刘真顺势将这种“傻”的特质延续了下去,但是观众从一个客观的视角可以看到刘真的“傻”只是一种表象,她对杜老太太的示弱和屈从是她巧妙地表达爱和关心的途径。

因为杜老太太的社会地位和文化积淀,使得她本能地对刘真有一种轻视,而这种身份、文化的错位和差异的展现,不断释放出荒诞感和幽默感。刘真却在这种差异中表现出一种不自觉的态度,甚至不惜通过夸张的自嘲来彰显这种不自觉,从而使杜老太太苦闷乏味的生活得到了调剂,刘真与杜老太太的差异也在潜移默化中达成了和解。

观众会在笑声中明白,刘真的故作愚钝是人物内心层面的自我表达。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的“幽默感是自尊、自嘲与自鄙之间的混合”,为了取悦杜老太太或者说关照杜老太太而主动放下身段,在保证不伤害杜老太太自尊的情况下,甘心用自己的愚钝换取给予老太太的关爱。

话剧《刘真来啦》无论是文本、导演、表演,还是舞美、灯光,均达到了较高的艺术水准。希望该剧在下一步的打磨和修改中更加成熟和丰满。也希望有更多的观众走入剧场,在这台小剧场话剧中体察自己与身边人的苦乐现实、感悟人与人之间沟通和理解的重要性,从而建立更加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

(作者系辽宁省文化艺术研究院创作部主任)